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七十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戴天民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七十

明　楊士奇等　撰

理財

宋徽宗即位初通判鳳州馬景夷言陝西自去年罷使銅錢續遣官措置錢法未聞有深究錢幣輕重灼見利害者銅錢流注天下雖千百年未嘗有輕重之患獨鐵錢局於一路所可通交易有無者限以十州之地欲無

滯礙安可得乎又諸州錢監鼓鑄不已歲月增多以鼓鑄無窮之錢而供流轉有限之用更數十年積滯一隅暴如丘山公私為害又倍於今日矣謂宜弛其禁界許鄰近陝西河東等路特不入京城外凡鮮鹽地州縣並許通行折二鐵錢如此則流注無窮久遠自無輕重之患

建中靖國元年給事中上官均上奏曰臣竊聞河北自來不係榷鹽地分周世宗初榷河北鹽世宗北伐父老

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嘉祐中三司使王拱辰乞本路榷鹽仁宗皇帝降詔曰朕不欲河北軍民頓食貴鹽詔書既下北京父老感戴聖恩聚僧道作道場七日至今碑刻詔文具在北京紹聖四年因宣德郎竇訥誣罔朝廷奏請榷鹽當時訥妻父宰相章子厚遂從其請施行已及三年臣近緣使事經由河北州縣官吏皆以為自行榷鹽官中獲利甚少而民食貴鹽被刑出賞為害不少蓋河

北淮南諸路如北京澶恩諸郡頗多鹵地既不可耕種係出稅賦又納鹽錢下戸貧民取煎小鹽貨賣供官贍家今來官中榷買既非竈戸不能刻煎賣却依舊納稅更出鹽錢下戸轉見貧窘往往犯法一人冒禁累及同保共備賞錢州縣督責雖明貧乏以提舉茶鹽司按簿催促不免經年監錮貧民迫於衣食不足必至為盜兼訪得州郡自行榷鹽官中雖獲息錢然商賈稀少却有虧損稅錢去處通計一路䇿使息錢增多然民間鹽價

比昔日倍貴又多伴和泥土煮煎不精至於犯法被刑

督責賞錢為害不細兼河北係黄河行流人使經由道

路每年人户應副工役比於它路尤為勞費昨因大河

移改決溢渰浸田廬又累年飢荒流移餓殍人數不少

今年稍得豐稔未便蘇息尤藉州縣官吏協力寛恤伏

願陛下深飭有司考究榷鹽公私獲利多寡循守仁宗

手詔德音罷去禁榷養貧乏寧固根本以副陛下惻怛

仁民愛物之意

左司員外郎陳瓘進國用須知疏曰臣伏見仁祖之時臣寮上言曰周制冡宰制國用唐宰相兼鹽鐵轉運使或判戸部或判度支然則宰相制國用從古然也令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院減兵三司減財以救民困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故也臣謂當仁祖之時官制未立自元豐以來制國用之職在三省矣戸部右曹之所掌乃

天下財用之根本也神考理財之政所以法先王而慮萬世元祐之臣雖有紛更然天下所積財物朝廷亦不盡取今則一年之間連下五勅凡提舉司所積錢取之殆盡竭天下根本之財壞神考理財之政繼志述事豈宜然哉今具五次朝旨下項

一元符三年九月八日勅府界諸路見管坊場錢除本路一年合支數外將剩數更留一半准備支用餘一半特令起發上京應副朝廷支用

一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勑府界諸路見管常平役錢除本路一年合支數外將剩數更留一半准備支用餘一半特令起發上京應副朝廷支用

一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二十三日勑諸路提舉司將見在抵當息錢並起發上京應副朝廷支用

一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初一日勑諸路提舉司將見在量添酒錢依抵當息錢已得指揮施行今後支使不盡錢數並封樁准備朝廷支用

一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初二日勅府界諸路提舉司
所管錢物除依指揮起發及除留出本年合支散
外餘剩更留一半錢數不多深屬闕少糴本今於
元祐年中所納助役錢內撥一半充常平糴本餘
一半許權貸務名人入便或計置起發上京充那
往三路添助常平糴本
臣竊惟神考立法之意取民之財還以助民故天下諸
路州州縣縣各有蓄積將以待非常之用不使有偏乏

之處故右曹錢物不得與別司交雜違條輒用者徒二年自元豐七年以常平等積剩財物補助邊費歲取二百萬緡為額只以三年為期蓋不欲多費天下民財以資邊用神考愛民之慮可謂深矣遠矣今當紹述此意豈宜取三十年間根本蓄藏之物一切大違成憲而偏用之於一方乎且上件五項所取之類以天下計之萬數不少於此類內河東陝西京西三路之撥與提刑司者其數幾何河北路交撥與措置糴買司者其數幾何

川陜西路具椿管數目關鄰路召人入便乃與茶馬司對數交兊者其數幾何臣謂凡八路那移兊撥皆主於邊費而已自餘路分起發入京西飛于塞下者又不知其幾何然則天下蓄積之物皆運之于邊矣若使一勞而久佚暫費而永寧則三十年積之而一日用之猶足以濟一時之權成不得已之計今則不然但剔割諸路以補一方之瘡痍而已臣恐一方瘡痍補之未合而天下之財之患有不可深言者矣臣生長南方不能周知

四境之事但為東南之西邊財用匱竭則供億調度必取諸東南東南積剩之物令於無事之時既巧取而偏用之矣或有東南意外不庭之患又將取之於何地乎臣竊考唐武德以後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置都督列州縣開元中置節度以統之軍城戍邏萬里相望然而當叱之時糗糧出於屯田馬牛出於監牧戍卒繒布取足於山東而已未嘗罄天下之積以從事於一方也今五物之所取非歲歲常有之數方主議大臣充位之時賴

此紓目前之急爲廟堂久遠之慮當如之何制國用者既不卹此議棄地者又執偏見不詢衆庶之論不盡邊臣之說各以利意自復其言因循相仍馴致大患縱以闕之爲憂不過請行鬻爵之類耳神考創法比隆於三代彼中世之陋法如鬻爵之類乃熙寧初議之所不取也當時條例司臣寮叅議論者今爲輔相忍不爲陛下一言之乎又況神考自有爲之初以至法度之成憂勤不倦非一日之積也所以建子孫萬世之業爲四海無

疆之慮何意今日繼述先緒乃復遽取中世之陋法而行之者也使財用有餘則朝廷議論自不至此然則神考十九年焦勞之慮特為今日目前之費爾豈不痛哉又聞獻議之臣欲裁損州郡供給減削吏人請受以佐國用樞密院減罷陝西諸路准備官員數以節冗費此不得已之計非無毫髮之助也然使神考理財之政不為廟堂所壊則臣寮議論亦不至此此等不得已之事不免漸漸為之則筭間架除錢陌貸富人錢穀責御史

告身之類安保其不漸為也主議大臣既去之後設有此事則其斂謗欲使何人當之故凡戸部不得已之下策皆非神考大有為之初意也漸用不得已之策頓改大有為之意名曰建中而偏為過甚之舉名曰繼述而大違神考之緒甚矣其可痛也陛下嗣位之初肆赦天下大弛逋欠此廼真宗之所甞行而神考之所欲為也紹聖役法有一倍三料之文神考素意欲俟歲久積多則時一弛之所以遠繼成周馭民之法而俯取漢文弛

祖之政以恱斯民以名和氣以為後嗣之式也夫上之所弛者其數既多則下之所獲者不為僥倖周官八則所謂予以馭其幸者雖非日行之常事是乃馭民之美意陛下式祖宗而行之可謂得繼述之義而人臣之所宜將順者也然方國用匱乏之時而所弛之物其數太多故所謂傾天下之財而使無子遺者言者之所當慮也然赦勑之所放陛下所以廣恩惠五教之所取大臣所以備邊乏廣恩惠以牧人心有益之事也因邊費而

壞成法無益之舉也又赦敕所放其數止於二千餘萬
五敕所取其數不知其幾萬萬也陛下為有益之事以
法祖宗其數又少方乏財之時尚不可以不言大臣為
無益之舉以壞先憲其數甚多方乏財之時安可以不
慮乎竊惟神考承祖宗久安之緒熙寧之初國用匱乏
而理財之政未脩也王安石曰有天下者豈以乏財為
患哉於是講理財之法立天下之政緝熙增損十有餘
年至於元豐之間法度成就然後州州縣縣皆有蓄積

天下無偏乏之之處將以待非常之用則所謂有天下者不以乏財為患信不誣矣今則不然耗根本之財壞已成之法雖西邊用度目前不乏而天下方匱乏之患將由此而作矣蓋神考為子孫萬世之慮故政事既立而天下無乏財之患今日壞神考之法則天下之患必自乏財而生此必然之理也且自祖宗以來天下諸路轉運司或有非常之用必須干告朝廷既在經費之外於理自合應副然自熙寧以前常患無可應副者以理財之

政未脩故也由元豐以來根本蓄積之財州州縣縣聚如江海法防堅固內外充溢轉運司經費之外設有干求以此應副不患不足然而神考愛惜民財謹守交雜之法轉運司雖有干求亦不輕與故當時轉運使劉攽之徒妄有乞貸者皆被謫罰今則邊方用度百倍於昔轉運司匱乏迫窘異於平時雖有乞貸理合應副然朝廷於其所請例皆峻拒朝廷豈為愛惜民財謹交雜之法乎良以乏財而已矣諸路誤以乏財廢事為轉運使

者安肯受無名之謫乎夫州州縣縣蓄積之物一年之内皆以五斂取之而尚以乏財為患可不慮哉臣願陛下詔宰臣制國用脩戶部右曹之政明提舉官覆奏之法委官選吏會計五斂所起都數若干已到若干未到若干自餘八路那移充撥以充邊用者若干陜西河東邊費除繫本路錢物及朝廷以錢應副外已用五斂所及外應支五斂所起者其數各若干除已用應支外所餘之數尚有若干凡已往之費不可追究未來之費所

宜會也前此朝廷遣使會計邊費已用之數所得者簿歷盈車不可覆考重有煩費無補於事今臣所論者右曹根本之財而已不知五敕所取可為西邊幾年之用否困天下之力壞神考之政而數年之後未免闕絶廟堂之上今亦可以覺悟矣惟陛下熟計之幸甚

崇寧中監察御史沈畸奏論當十夾錫錢宜為刬當畧曰小錢之便於民久矣古者軍興用乏或以一當百至于當千此權時之術非可行於無事之世今當十之議

固足紓目前然使游手鼓鑄無故有倍稱之息何憚而不為雖日加斷斬勢不可止恐未能期歲東南小錢輕錢輕則物重物重則民愈困此盜賊所由起也陜西舊無銅錢故以夾錫為貴一切改鑄則猶前日鐵錢耳今東南方私鑄又將使西北效之是導民犯法也

大觀四年張商英為相奏言當十錢為害久矣舊小平錢有出門之禁故四方客旅之貨交易得錢必太半入中末鹽鈔收買告牒而餘錢又流布在市井此上下内

外交相養自當十錢行以一夫而負八十千小車載四百千錢既為輕齎之物則告牒為滯貨鹽鈔非得虛擡之息則不行臣今欲借内庫并客院諸司封樁紬絹金銀并鹽鈔下令折十錢限民半年所在送官十千給銀絹各一四兩限竟毋更用矦錢入官擇其惡者鑄小平錢存其好者折三行用如此則錢法鈔法不相低昂可以復舊

侍御史毛注言崇寧以來鹽法頓易元豐舊制不許諸

路以官船迴載為轉運司之利許人任便用鈔請鹽般
載於所指州縣販易而出賣鹽多寡為州縣殿冣一有
循職養民不忍侵克則指為沮法必重奏劾譴黜州縣
孰不望風畏威競為刻虐由是東南諸州每縣二等以
上戶俱以物產高下勒認鹽數之多寡上戶歲限有至
千緡第三等末戶不下三五十貫籍為定數使依數販
易以足歲額稍或愆期鞭撻隨之一縣歲額有三五萬
緡今用為常額寔為害之大者又言朝廷自昔謹三路

之備糧儲豐溢其術非它惟鈔法流通上下交信東南
末鹽錢爲河北之備東北鹽爲河東之備觧池鹽爲陜
西之備其錢並積於京師隨所積多寡給鈔於三路如
河北糧草鈔至京並支見錢號飛錢法河東三路至京
半支見錢半支銀紬絹陜西觧鹽鈔則支請觧鹽或有
泛給鈔亦以京師錢支給惟錢積於京師鈔行於三路
至則給錢不復滯留當時商旅皆恱爭運糧草入於邊
郡商賈既通物價亦平官司上下無有二價斗米止百

餘錢束草不過三十邊境倉廪所在盈溢自崇寧來鈔法屢更人不敢信京師無見錢之積而給鈔數倍於昔年鈔至京師無錢可給遂至鈔直十不得一邊郡無人入中糴買不敷乃以銀絹見錢品搭文鈔為糴買之直民間中糴不復會筭鈔直惟計銀絹見錢須至高擡糧草之價以就虛數致使官價幾倍於民間斗米有至四百束草不下百三十餘錢軍儲不得不闕財用不得不匱如解鹽鈔每紙六千今可直三千商旅凡入東南末

鹽鈔乃以見錢四分鹽引六分榷貨務惟得七十千之入而東南支鹽官直百千則鹽本已暗有所損矣臣謂鈔法不循復熙豐則物價無由可平邊儲無由可積方今大計無急於此蓋向昔講究於嘉祐中行之未幾穀價遽損邊備有餘逮及熙豐其法始備比年榷貨務不顧鈔法屢變有誤邊計惟冀貼納見錢專買東南鹽鈔圖增錢數以僥冒縈賞前鈔方行而後鈔又復變易特令先次支鹽則前鈔遂為廢紙罔人攘利商旅怨嗟臣

願明詔執政大臣精擇能吏推明鈔法無以見行為有妨無以既往為不可復如辟向之法已效於昔者可舉而行之今之練政事通鈔法不患無人在京三庫之積皆四方郡縣所入不患無備如以三四百萬緡樁留京師隨數以給鈔引使鈔至給錢不復邀阻上下交信則人以鈔引為輕賫轉相貿易或支請多惟轉廊就給東南末鹽鈔或度牒之類如東南末鹽鈔或度牒敕牒唯許以鈔引就給外餘並令在京以見錢入易樁留以為

鈔引之資亦計之得者若舊出文鈔亦當體究立法量為分數支鹽償之自昔立法之難非特造始脩復既廢亦為非易欲興經久之利則目前微害宜亦可畧惟詳酌可否施行

徽宗時李綱論理財以義疏曰臣伏見朝廷講求理財之術以足邦計議者紛然爭獻其說夫以天下之大承平之久萬物盛多之時經畫財用豈患不足貴於理之有其義而已易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

曰義財者民之所以相生養者也故人非財無以聚之義者利之本也故財非義無以理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臨之以法度之威何求不獲而先王必以輕賦薄斂為貴者盖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方今國家用度之廣官吏廩禄之多倍蓰於前則講求理財之術誠為先務獻議者亦不容無取然臣願陛下必令廟堂之臣叅議以聞蔽自淵衷揆之以義而行之使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上以裕國下以裕民實宗

社無窮之利也

李復乞置榷場疏曰臣竊見回紇于闐盧甘等國人嘗齎蕃貨以中國交易為利來稱入貢出熙河路朝廷察知其情故限之以年依到本路先後之次發遣赴闕而來者不已守待發遣有留滯在本路十餘年者其所齎蕃貨散入諸路多是禁物民間私相交易遠商物貨厚利盡歸於牙儈臣累次詳問所齎物貨上者有至十餘萬緡下者亦不減五七萬且遠人懷久客之情平民陷

冐禁之法利贏無極盡歸於牙儈往來無已每遇發遣徒擾州縣今湟州新復正要措置使商賈奔湊不惟通其有無誠亦厚其根本之勢臣今欲乞於湟州依雄州火山軍等處例置立榷場於湟州別置蕃市以居來者更不發遣赴闕使利歸於公貨通於下亦可少補經費

復又論錢鈔法疏曰臣竊見近日言陜西利害者皆言錢輕物重與夫鮮鹽鈔法之弊臣嘗究其源陜西自康定寶元年間西鄙用兵支費不足遂鼔鐵為錢邉事纔

息即時罷鑄至熙寧九年皮公弼主領漕計復奏鑄之
迨今二十七八年所鑄不知幾千萬矣鐵錢不通別路
聚積陜西民間既多此錢輕一也陜西百貨皆視穀價
高下近年西邊拓地增築州軍城寨添屯軍馬急於年
計添價糴買兼并巨商蓄穀待價而不出物價愈重錢
輕二也若邊事稍息鑄數減少久而比之今日須重栽
抑藏穀之豪穀價稍平百貨自随東南商貨知陜西物
重輻湊入關別無回貨皆變轉買鈔而東此鈔價日重

平昔鹽鈔常患不行今者價高乃公家之利異時貨輕則鈔自輕矣臣今欲乞下陜西轉運司有艱於物料及難般運端閒工匠之處可以先次減罷鑄監於出產斛㪷之處結糴一兩次及名人入粟塞下使儲蓄之家不能擅價庶幾榖價畧平

御史中丞王安中論妄興坑冶䟽曰臣竊惟自昔神考之世凡山澤之利始掌於常平仁民愛物之意具諸成憲陛下親政之初諸路坑冶惟舊係轉運司錢本者自

屬漕司外其餘告發撿踏烹鍊費用等並以常平條令從事官無冗員職有常守後因增廣鼓鑄乃於河北河東京東西陝西權差措置坑冶官屬考於初令固曰權差又曰候措置就緒即行減罷積歲于此既無鼓鑄惟陝西河東出自御筆已併歸常平司若河北京東西曾未及省而九路措置之使且復出矣河北之鑒空擾下橫及無辜既已考驗陛下沛然親洒神翰令具所費所得來上則官司遷延顧待蠧耗財力之迹臣預知其無

所逃於睿斷若夫京東西與九路之弊獨可弗慮乎京東西之近其無異於河北陜西河東者固不待臣言而後知至於九路之事跨地遼遠體勢甚重臣敢不為陛下詳言之頃者朝廷遣徐禋往東南措置銅事其後又益以寶貨禋復命于朝圖繪之數增舊十倍乃奏請分委所部禋蓋不虞朝廷使之自行也方禋為此數時峻文移禁錮人吏逼監司守令承認開掘江西洪州有嚴陽山場苗脉久不興發禋必欲有得不復愛惜人力開

掘深入至命官何摭者暴露得疾以斃最後裡遣屬官

監守烹鍛僅得錙銖州縣不得已承認數十兩之額所

謂錙銖者人固疑其所自來而數十兩之額人固疑州

縣欲取之它也以此一事言之則九路之數豈皆確然

可信哉裡既不免自行計窮情得則使事之外别立說

以規自免曰若或得希世珍異古之寶器乞納書藝局

方陛下聖德撫運庶邦萬民惟正之供而珎異古器之

入自有司存如裡外臣豈其所職蓋欲挾此以濟欺誕

騷擾之計耳遠方異事初或可為弗窒其源害將甚大令訴訟之詞已有願以田沒官者矣刻官屬吏額視發運司舟船人從券給公使之費又不特如河北京東西而已也若夫東南舊來寶藏厲禁嚴密鼓鑄錢貨又有近降御筆令兩司通融趂辦而青碌之類考於明堂第賞之書亦止逐路監司之劾設有非泛拋索何必更使裡輩侵官臣愚欲望睿慈加惠天下以今來體究河北銅礦御筆指揮下京東西及裡領九路後來興脩坑冶

處監司依應體究仍乞檢會陝西河東已降御筆条酌

處分庶幾不失政事之體稍去冗官蠹耗之弊遠近幸

甚

陳次升論中都費用奏曰臣竊觀易曰聖人之大寶曰

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古之聖人非志於為

利而樂於貨財也以謂理財之道不講則國用不足雖

欲聚人守位不可得也臣聞元豐庫昔年所積財帛甚

多近歲關邊支遣殆盡榷貨務全藉賣鈔如聞賣鈔之

金已是窘乏都商務近来商旅稀少歲課不登且國家外有邊防之費内有河防之患百官之俸給軍旅之衣糧凡百用度不貲而利源闕乏府庫空虚以至於此不可不慮伏望朝廷早賜講求利害以通貨財以實倉庫毋使倉卒之間不足於用以貽國患

次升又論收湟州奏曰臣竊以國家今日之患在於財用不足府庫空虚倉廩匱乏諸路皆然而陜西河北尤甚去秋雖豐登而穀價不減戍兵雖已減省而糧儲不

繼方當休兵無事之時尚乃如此萬一敵人犯邊費用百倍將何支梧如聞陝西路新築城寨每歲所費不貲而湟州一年自費二百八十餘萬未委何處糧儲可以供贍有何錢物可以應副臣嘗乞措置可守可棄之策不聞如何行遣河北路黄河決溢之後民多流移甚是彫弊敵主新立如聞喜兵好殺盟誓未必可保邊庭難必無虞此二者當今之患要當深思熟講之而不可忽古人有言曰存不忘亡治不忘危然後國家可保也伏

望聖慈念古人之言思今日之患勅大臣以理財賦嚴邊吏以謹守禦無使鄰敵乘我之虛猖狂衝突以貽朝廷之憂不勝幸甚

次升又奏曰臣竊以國家內外府庫之財祖宗以來生之有道而財常至於有餘用之有節而財不至於虛匱是以內外財賦充足而無不給之患近年朝廷知用之而不知所以節之知出之而不知所以藏之戶部不獨左曹財用空匱而右曹亦無餘諸路不獨漕司空匱而

常平司亦不足夫天下不能常無事忽有水旱盜賊常賦豈足支梧常平之積實天下根本之財神宗皇帝經畫之意遠矣今天下無事而用之三五年後必甚闕乏一旦水旱盜賊將如之何伏望聖慈嚴勑宰臣講理財之義而常平司錢物不得輕易支費庶使府庫充實良法具存天下之福也

左正言任伯雨上奏曰臣竊以今日國家所患莫大不足不足之患非理財無法也用財無節爾貢有常供賦

有常取山澤之利莫不兼擅舟車之筭莫不畢入青苗有息免役有剩理財之政可謂有法矣邊隙益廣宿兵益多歲歉物貴糴價五倍辟名之用乾沒之弊若會其數有過常費加之朝廷非泛支賜尋常錫賚之類不惟無名亦且太厚用財之際可謂無法矣取之既悉用之無節諸路上供之外歲計往往不足椎魯之吏必乞於朝廷姦巧之吏則多方科折目前取辦不足之患宜救以道臣伏願陛下勑三省下有司會計國家一歲所入

與一歲所出凡有幾支用有餘而畜之或不足而助之凡有幾內外帑藏之積凡有幾然後析而三之若干為經費若干為浮費若干為陜西五路邊用之費近質諸元豐遠質諸慶歷孰多孰少孰有餘孰不足寫為一圖以視盈耗日摯心計朝夕在念然後內節浮費如非泛支賜尋常錫賚之類非不得已而不可減者俾有司條陳名件各損其半昔仁宗皇帝嘗患支費之冗乃詔自皇后及宗室及輔臣已降南郊賞賜各減其半又嘗以

齋醮之物須索無度詔中丞劉筠裁減冗費浮費減則經費充矣今年議者謂邊鄙已寧正可偃革省若干戍兵罷若干將佐減若干支用仁宗皇帝嘗曰自頃開納夏國本為息民今日邊用猶廣乃詔陜西轉運提刑與經畧安撫使減損邊用併省冗官悉為條目以授監司又嘗勅兩川歲造錦綺改織絹以供邊費邊用節則國用充矣夫以國家太平日久業大事叢賦入不加多費用日益廣民既不可益賦下既不可更損則愛人足用

之要顧有大於節浮費損邊用哉此寔切於時而易行者臣伏願陛下下三省樞密院參議立法留意必行天下幸甚

貼黄臣所奏爲言天下財用不足乞依仁宗時減浮費損邊用乞下三省樞密院參議立法臣伏聞近日文思院於内藏庫闕取銀一千四百兩移用本庫無銀支撥財用之匱乃至如此

慕容彦逢上奏曰臣竊惟神考立常平之法加惠元元

意旨深遠著令完具而吏或不虔使文自營馴致蠹耗出多入寡近因臣寮建言申嚴約束務絕姦弊惠及細民臣愚以謂唯納欠多寡最見權行之實使任職者悉心奉法計置及時官無抑勒留難下無詭冒違法之人則良民輸納自無稽違豈有出多入寡之弊臣欲乞應斂常平錢穀逐歲於令佐印紙内批書納欠分數候三考滿日別立殿最之法庶幾知所勸沮罔或偷惰如蒙聖允即乞詔有司施行

安燾以學士知河南將行上疏曰自紹聖元符以来用事之臣持紹述之名誑惑君父上則固寵位而快恩讎下則希進用而肆朋附彼自為謀則善矣未嘗有毫髮為公家計者也夫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臣不敢高談遠引獨以神考之事切於今者為證熙寧元豐之間中外府庫無不充衍小邑所積錢米亦不減二十萬紹聖以還傾竭以供邊費使軍無見糧吏無月奉公私虛耗未有甚於此時而反謂紹述豈不為厚誣哉願陛下

監之勿使飾偏辭而為身謀者復得行其説

欽宗靖康元年御史中丞吕好問乞罷青苗奏曰臣竊見陛下嗣位之初民心仰戴中外胥悅雖敵騎深入人無異意何者天下之人知有休息之日凡所舉動皆順其意所下詔令皆以從祖宗之法為言也今既日久矣陛下圖治之意雖未少攺於前而德澤不能下究民心歡悅漸不如初何也盖由軍旅未戢祖宗之法未行議論之臣借以為詞而奉法之吏倚以為姦也祖宗之法

今雖未得盡行其間有可行之順民心者何為而不為

𢦙臣請舉其大者青苗斂散之法於民為害最甚於官

都無利益方今州縣常平錢等率無見在每年俵散之

時多以虛券科率逐都保正長等具實請錢者多是州

縣官戶公人違法冒名無所不至及送納時只送息錢

逐年登帶縣道吏人又因斂散之際恣行乞覔此實無

窮之患也民間病此數十年矣今春陛下既降詔旨從

祖宗之法用事之臣如此等事自當即罷今乃遷延却

避例不敢言其意不過恐異日天下平定復行紹述之說則已受黜責爾遂使朝廷冒虛數斂實怨可為痛心疾首臣願陛下出自聖意將青苗斂法先次改罷明告天下以固民心其它非祖宗之法逐旋改正行下以息異議無疆之業不勝幸甚

諫議大夫楊時乞罷茶鹽榷法奏曰臣伏覩陛下屢降德音欲盡復祖宗之舊崇寧紛更唯是茶鹽二法最為民害榷茶自唐末始有祖宗蓋甞行之矣積年之久流

弊滋甚仁宗詔有司會榷茶凈利均爲茶租戶輸之弛其禁使自興販縣官坐收榷茶之利而民得自便無冒禁抵刑之患可謂公私兩利矣當時詔書有曰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數千里設穽以陷吾民也又曰歴世之弊一旦以除著爲經常不復更制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縁而爲奸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寘明刑以戒狂謬其訓告丁寧至矣固後世子孫所宜守也今茶租錢輸如故而榷法愈密是榷

之又榷也二浙窮荒之民有經歲不食鹽者茶則不可一日無也一日無之則病矣昔時晚春採造謂之黄茶每斤不過三二十錢故細民得以饜食今買引之直已過數倍未有茶色民間例食貴茶而細民尤被其害行法之初裒刻之吏以配賣引數多為功茍冒恩賞其後以歲課寖高為額上戸有數及十數引陪費無慮十五六十則人不易供矣諸犯榷貨不得根究来歷自祖宗迄于熈豐未之有改也今茶法獨許根究盜販者皆無

賴小民一為捕獲則妄引来歷以報私怨官司不敢沮抑追呼枝蔓狴犴充斥經時不能決良可憫也榷鹽自漢有之非一日也周世宗征河東河朔之民遮道訴鹽法之不便世宗會所得息均之人戶從民願也熈寧中有議再榷者朝廷不行方神宗大有為之時凡可以益國而利民者知無不為以是為不可行則是終不可也今鹽息散在人戶者亦輸之如故而又設官置司與它路等其為害深矣江浙有蠶鹽於春初均與之為蠶繅

之用蠶熟以絹償之未為厲民也今蠶鹽不支而償絹不免則鹽之利入官已多矣山谷之民食鹽之家十無二三而州縣均敷鹽鈔民間陪費與茶引等官吏廹於殿最之嚴皆計口授之以充歲額人何以堪令朝廷不立歲額不比較歲課必虧使者持節一路豈肯坐視而恬不加察乎前此定賦之後蓋嘗不額比較矣而歲額大虧鹽事監司切責州縣不覺察盜販致有虧欠州縣茍逭譴責不免敷配取辦雖名為不比較而比較之實

仍舊也臣竊謂宜一遵祖宗之法罷提舉茶鹽司使之
自便無數配之弊而人始受賜矣往時鹽息諸路所得
各無慮數十萬緡以充經費故漕計不乏漕計不乏則
橫斂不加於民而上下裕矣議者必謂罷茶鹽二法中
都必至乏用臣竊以為不然舊日榷貨務所積皆充御
前用戶部所得無幾矣今陛下恭儉節用一毛不妄費
焉用此物為哉兼榷貨務在祖宗時鹽鈔自有常數以
備經費舉而行之兩無所妨陛下早降睿旨罷此二法

以幸天下

李光論制國用疏曰臣伏覩祖宗之制天下財穀悉總於三司非條例有定數不敢擅支朝廷知其大數量入為出故能倉廩充溢用度有餘近年以來政出多門法度浸弛戶部既不得總天下財賦朝廷亦無緣盡知錢穀大數侵支互用不可幾察名為應奉御前其實般入私室東南財賦盡於朱勔西北財賦困於李彥天下根本之財竭於蔡京王黼自徐鑄蔣彝為常平司官何漸

為茶馬司官張琬徐惕燕瑛為市舶官應安道朱彦美王子獻王復為轉運司官胡直孺盧宗原為發運使王仲閎胡遼為提點刑獄宋晦為香鹽官劉寄吕陘毛孝立為鹽司屬官天下財賦盡歸權倖之家小人乘時無復忌憚今所至匱竭公家無半年之儲百姓無旬日之積加之兵興府庫金帛散用將盡此乃國用危急之時所謂理財經久之術不可不慮伏望遵依祖宗故事使三省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戸部量一歳出入

以制國用仍乞精擇健吏通知財計者置司驅磨諸路應干錢物往来移用過及見在之數其官吏各量添俸給課以功限為之賞罰或專遣使命就所至勾集諸司人吏驅磨庶幾利源歸一而天下財用可得而理矣

高宗建炎元年知開封府宗澤上奏曰臣竊見京東路青相密登萊皆産鹽自太府卿鄭僅建請行東北鹽其産鹽州縣並行税鹽法宣和三年宰相王黼用事始罷河北京東税鹽其意只欲在京榷貨務入納數多應副

目前用度遂為東北之害者十年臣亦甞歲計之行鈔鹽比之税鹽大段虧少蓋税鹽不拘錢數多少皆可買販故民易扵得鹽若鈔鹽非富商大賈以千萬計不能為也方無事時商賈尚且乘時要利使人食貴鹽況今道路梗澁商賈不行以今歲春夏觀之官鹽無處賈販遂令盜販者專其利其偷竊官鹽又不知幾何也欲乞特降睿旨將宣和三年以前税鹽地分並依舊法不惟官收其利以資州縣闕乏亦可止絶私販兼扵鹽法别

無妨礙委是經久可行實有助於諸州縣糴本且安京東河北兩路人心

紹興七年試中書舍人李弥遜上奏曰臣竊惟泉貨之用於天下猶水之行於地中其出也有源則其流也不絕一窒其源則竭矣伏覩朝廷多事已來百費叢起其生之也未得其術而用之無窮雖有丘山之積亦日削矣且以一州一月計之不下數萬總天下一歲之費可勝計哉不可不慮也況錢貨之積必有所在不在公家

即在私室今國用不足百姓不足公卿之家盡扵盜賊兼并之家盡扵誅求雖比來郡邑所輸悉入諸軍而軍中非積錢之地往往變易輕齎以便攜挈不知何自而往也訪聞多自淮南轉入偽境以資敵國之用兼川陜鐵錢地分近來公然行用銅錢及民間違法銷鑄以為器物如此泄之其患滋甚是欲實漏巵而大其罅也臣願陛下深究此弊申命計臣詳加講議廣所以生之之源思所以積之之術嚴所以泄之之禁誠今日之急務

也

弥遜又乞置使積粟疏曰臣聞陸贄有言晁錯論安邊之策要在積穀充國建破羌之議先務屯田故其於興元平賊之後猶力請罷歳運水脚擇人充使委以平糴盖師行之際足食為先不易之理也國家用武十有餘年軍餉日滋終歳所入才可給目前仰食之衆水旱盜賊之備不預焉一有非常之役不取則不足以濟事功取之則民不堪命長慮却顧者於此寒心也臣每於數

奏之間躬聞聖訓以國用不給為甚患以民力既竭為深憂臣仰體陛下宵旰勤恤之意蚤夜以思祖宗之法有便於國利於民可行於今者發運一司是也其制始於太宗淳化間而備於仁宗皇祐之後大槩不過權六路豐凶以行平糴之法灾傷州郡則減價而收之直豐熟州軍則增價而糴以補當輸之數每歲轉般以實中都亦可謂便於國利於民也然今日之宜比昔少異不必盡循舊制當師其意損益以行之臣愚謂當於經費

之外别給糴本數百萬緡復置一司廣行儲積分毫不得取供近用唯以待陛下經遠恢復之須積之一年必見其效三年之間當有一年之蓄加以數年倉廪有豊實之漸田畆有休息之期公私之利不可勝言然方省官之時而欲增置吏員方匱闕之時而欲椿辦糴本方目前仰給之時而效乃在數年之後議者必以為詋盖興事者難於謀始慮遠者不求近功今捐緡錢數百萬增官吏十數人而可以為朝廷長久無窮之利何憚而

不為孟子謂有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茍為不蓄終身不得政可為今日道臣謹條具發運司建置廢罷及今日可以依倣置使之目隨此繳進伏望陛下特加聖覽參酌利病斷以不疑而力行之不勝幸甚

紹興間江西安撫制置大使李綱論財用疏曰臣竊見自宰臣以下裁減俸禄有以見朝廷財用之闕也陛下臨御以來恭儉憂勤無燕遊玩好之娛六宫簡省無横恩濫賜之費執政常虚侍從多闕省臺寺監之官未嘗

具員而財用闕乏乃至此者豈非以養兵之費不貲故耶臣切觀近年行在禁衛之兵與夫諸將屯兵於大江表裏不啻數十萬人日有食錢月有俸料時有激賞犒設凡數倍於承平無事之時而戶部歲入常賦無承平三分之一朝廷所資榷貨亦頗有入納不如平時之數者然則積月累歲帑藏遂虛無足怪者戶部調度不足則仰給於朝廷朝廷支降不繼則責辦於州縣雖陛下屢降寬恤之詔不許斂取於民然勢有不得已者非取

於民㠯從而得降官告給度牒理積欠賣戸帖名雖不同取於民一也方今民力凋弊取之不已物力耗屈人心驚疑非長慮卻顧之策易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財非義不理興師動衆奉辭伐罪非財不行今陛下張皇六師恢復疆土以建中興之業而財用不足將何以克濟大功昔太公佐周而立九府之法管仲相齊而明取予之權范蠡霸越而用計然之策蕭何輔漢而專轉輸之事近世有唐自天寶而後兵拏

不鮮肅代德宗之朝有劉晏韓滉之流皆通於財計權百貨之低昂籠天下利以佐軍興不斂於民而國用足載在方冊具術可考臣愚伏望聖慈降旨朝廷委官考劉晏韓滉事跡可行於今者條具進呈試採其說擇有心計疏通公廉之臣而推行之庶有補國用於戶部常賦朝廷榷貨外別項封樁專以養兵而佐中興伏惟陛下裁幸

高宗時李光上奏曰臣聞之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

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然則善為國者安可不務理財以足用度乎故周室之興厚生民之本則有如公劉齊威之霸富國强兵之術則有如管仲李悝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劉晏之平準皆能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其經理財用必有術矣至於後世聚斂之臣蓋非有生財之道不過掊克生靈割剥百姓以欺惑人主冒一旦之寵禄而已豈真能為人主興利除害使上下給足乎今軍興之際固宜講究利源以佐國用而自冬

春及今朝廷用議者之説巧為名目以斂取財户帖鬻
爵交引給換等法中外騷然遠近疑惑上下愁怨臣恐
邦本一揺其禍有不可勝言者伏望聖慈深詔大臣訪
求通知財用之士别議生財之術量入為出以制國用
如前世數人遺法尚有可施行者古人有言與其有聚
斂之臣寧有盜臣蓋自古離亂社稷憂危未有甚於今
日者皇天后土眷顧陛下故十年之間强敵偽廷稍稍
沮却東南年穀屢登兵力漸振中原赤子矯首望幸庶

幾復覩漢衣冠者恃陛下德澤有以得人心也昔范祖禹論奉天之難其畧曰德宗以飢羸之卒守一縣之地而當朱泚十萬之師備禦俱竭危不容喘所恃者人心未去也卒能克復宗社不失舊物而況以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守之以道德用之以仁義其誰能敵之故人君茍得民心則不在地之廣狹兵之衆寡王天下猶反掌也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豈不信哉臣每每戒陛下以不可行茍刻之政無名之賦務存大體者深慮此聲

一出遠近傳播人心動揺也惟陛下察之

光又乞廢常平主管官罷發運司疏曰臣謂今日急務莫切於理財而理財之政有避其名而因失其實者有無其實而徒存其名者固未易槩舉今姑論其大者其事有二常平之法本於漢耿壽昌今州縣錢穀有屬常平司者名色非一悉揔於戸部右曹今乃以王安石之故而廢之既使香鹽司兼領又別差主管官一員有司莫之適從錢穀因致失陷豈非避其名而失其實乎發

運使本以揔六路財計以漕輓中都餽餉為職兵興以來既無轉輸令乃以糴買事委之其本錢盡從朝廷給降無慮五六百萬緡又以淮南總制司及諸路失陷回易市易贍軍等錢歲亦不下數十萬緡此國用所以益窘也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廢常平主管官依舊令香鹽官兼領糴發運司具糴買總制等事令戶部侍郎專領庶幾名正而事成官省而職舉不勝幸甚

戶部尚書章誼上奏曰臣竊惟國家財用轉輸必有心

計之臣內外斡旋使山海之藏天地之產通而不竭然後用度不匱祖宗設官理財內則戶部以知天下貢賦盈虛之數外則諸路各有轉運使副以經理一路之財計至於東南委輸寖盛則又置發運以督六路供輸之入蓋皆有移用補助之法戶部仰以不乏者也今兵革繁興財用為急諸路貢賦或侵奪於剽攻之盜或乾沒於貪贓之吏又復州縣之官疲懦者失於拘催强暴者敢於擅用戶部不勝其窘閻遣郎官分道催督單車所

至不過移文終亦索手空歸固無益也而況悍將驕兵各據要害自川廣東西荆湖南北土貢歲輸不入於王府者且累年矣王以寧孔彦舟截留於湖南李允文張用盜取於鄂岳李山李惇仁奪攘於䖍吉致此諸路財計散亡之端則皆發運使失職之罪也發運使職總財計固當竭力奔走上下江湖之間置司形勝要害之地共營中外經常之費今乃坐局一方僅同筦庫之吏豈陛下設官理財之意哉頃時朝廷定都汴京故發運使

置司真州泗州兩處今朝廷暫駐吳越則發運使當在荆湖南北之間往來督運乃為稱職昔唐韓滉之在東南也當德宗西狩奉天之日江淮震騷而滉調發糧帛以濟朝廷陸運則勁卒萬人綏靖東南而漕路無梗水運則船置十弩以相捍警而賊不能剽當時賴之以成中興今之發運使權重於昔人而地兼於數路任非其人處非其地宜乎邦計之不裕也伏望睿斷付之外廷討論發運使置司之郡博選能臣俾勝其任

誼又論發運常平官制因革疏曰臣伏見戶部掌天下財賦出入在祖宗時則三司使之任也三司使在入主左右總金穀圖籍之數而諸路各設轉運使以分任一路之責三司使在內諸路轉運使在外具開闔斂散之權有不能相通也扵是在三路則有都轉運使在六路則有發運使所以廵行天下周知盈虛之數以制國用自更爲戶部以來在本部則有左曹右曹之設在諸路則有轉運司提舉司之異運司則左曹之屬也提舉則

右曹之扃也左曹所入散之以給經常之費右曹所入積之以待不時之須此皆内外相維臂指相應而理財之政密矣今發運既廢而諸路財賦有無不得以相通提舉既廢而常平財物陷失幾及於太半議者乃欲使戸部長貳周行於郡邑但置主管官以革常平之宿弊誠恐無補治道徒紛紛也臣竊謂今日諸路監司幹官無慮數十人若罷去冗員收其吏禄以復發運司則諸路財用通而不竭矣又令諸路轉運使副率兩員若專

委一員撿察常平以應右曹之逕則户部財用無陷失矣兩司名實既辨職事所及不敢不盡如蒙睿明灼見因革之原乞付外廷措置施行

謫又乞建使名糾察諸路財計疏曰臣竊惟今日國家財用之乏未有甚於此時也倉廩府庫之儲曾無水旱凶荒之備月營一月歲營一歲臣原其所自蓋有三焉一則軍旅調發芻糧之費甚廣二則齊民轉徙賦役之度不均三則官吏蠹耗費出之用無節方今外禦邊警

內平盜賊軍旅芻糧之費雖欲損節蓋未可也至於末作游手墳邪溢郭既無穀粟布帛之征又無力役供須之事縣官所取獨在耕織之家陛下海涵天覆視民如傷尺縑斗粟有司不敢擅賦也夫以入者不均而生財之路狹出者難損用財之路多誠使監司州縣撫養凋瘵勸課農桑裁抑浮冗謹毖出納使彊宗大姓肯佐公家之急姦胥貪吏無復乾没之弊則國家每歲賦入自足支吾今則不然監司州縣翫習茍且財計散亡支費

無度朝廷灼見弊端嘗遣郎官奉使福建二廣假以檢察措置之名甚大幸也至於江浙四路尚未付餘臣使之鈎考臣聞近者四路頗遣催督造船之官若因此使之行委以財用之事而不付以檢察措置之名則臣恐監司州郡未知陛下理財之政將圖恢復足食足兵意有所在或藏匿簿書或移隱財物監司則稱巡歷而遠避州郡則稱去失而難稽甚者密與行司人吏暗相要結盜換文歷竄易窠名遂致輶軒使者仗節空歸良可

惜哉况今郡守監司往往曾歴宰執侍從卿監之任今者單車之使呼喚人吏取索文書當未易折簡致也伏望聖慈崇建使名先賜詔告示諸路以足食足兵之意假使者以廉按糾察之權俟具奏陳大明賞罰庶幾經常之入得免侵耗正賦之外斂不及民足國裕民於是乎在臣職司邦計不敢隱默如或可採乞付外廷施行誼又論財賦疏曰臣契勘朝廷近年用兵以来緣財用闕乏多叙科目以廣生財之路雖名籍甚繁率係於户

部之行移而所收財用不入於戶部之帑藏夫名色繁多則有以致議者之紛紜帑藏虛空則無以供軍國之調度此掌邦計者所以難於稱職也今有條具申稟朝廷乞正本原不然救之末流恐亦無補切見行在與諸路回易庫本用都督府本錢為之而議者謂戶部與百姓爭利贍軍酒庫本都督府取江東安撫司酒庫為之而議者謂戶部與建康府爭利戶帖錢下及於細民官告錢偏取於豪右諸路煮酒各增價直廣西一路剏建

榷酤其科目如此之多而戶部未嘗受一金之入至於經常之賦又復侵削過半如上供錢帛金銀如茶鹽見錢關引如市舶乳香藥物率經截用計其可見者已輸一千五百萬緡矣已用者固難於追收未用者尚可以拘集今幸邊陲無事止是供億屯田泊軍馬計一歲之用已當三千萬緡但倚榷貨務所得積日累月以相補助萬一朝廷有所須索以應倉猝之用決不能辦伏望朝廷釐正科目各任司存之責拘集見在撥還侵用之

數二事既行然後量入為出以儉易奢上足國用下寛民力亦使惟新之政無得而議不勝大幸如蒙採録乞

賜施行

戶部侍郎葉夢得上奏曰臣惟方今要務莫急於兵食二事而食尤為先今地官掌邦財臣之職也古者有生財有節財有理財三者兼備而國用足生財之道比歲講之已詳所不暇論曰近裁損浮費所以節財者亦畧舉矣惟是廢興相因闔散相制以權有無以稽出納者

理財之政當在講究竊見兵興以來諸路轉運司及州縣例皆乗時擾攘玩習舊弊凡府藏所當治法令所當行一切滅裂不省至或妄為支費或輕為蠲除以棄其所有過有緩急反侵取它司斂率百姓上下陵暴彼此荼奪無復綱紀不可不及今早正之臣試畧舉一二如和糴措置於收成價平之時至翔貴倍蓰乃始科配酒務課額不與之本乃使借貸於民與之分利公私輸送初不鈎稽至于侵盜因事發露雖加刑辟而無可備償

斂散在民初不按視至于欠負拖延歲月僥倖赦恩而
例從蠲免之類所虧折不可勝計甚有畏懦以謀已私
則有私立軍伍犒設濫增公吏廩給姑息以邀民譽則
擅放兩税直除和買等公家之入又併侵棄一旦吏按
籍告不足乃舉權宜以亂法則侵常平之藏專鹽香之
入稱情願以罔民則縱借貸之令申勸誘之法此皆偷
安塞責取辦目前不為它人之謀不為後日之計是以
上日以匱下日以困若加以數歲公私其何堪乎臣莊

職之初不敢不因所聞見妄獻其愚伏望聖慈特下明詔申飭諸路漕臣守令使各按法令振舉其職毋得越法守而妄支費毋得矯詔令而輒蠲除毋得斂百姓而濟私謀毋得侵它司而辦已事應能以本職自足經費歲終無陷失拖欠者令户部察漕臣漕臣察州縣量立員額取其冣優者指陳實狀上之其廢墮者准此特加陞黜明示勸沮其舊條有當申明及合立為格法鉤考撿察者委本部討論措置脩立以聞庶幾當此多事之

時人各自奮職思其憂國用民力兩獲兼濟不至遺患

它日

權戸部侍郎廖剛奏乞宰相兼制國用疏曰臣竊惟今日國事莫急於財用歲入不及承平三之一而費出倍於昔日所幸頻年無大水旱通泰等處鹽額倍增榷貨務入納不闕朝廷苟紓目前往往以為如此自可以度日卒歲不復深慮臣愚竊以為憂也夫水旱飢歉治世數有運鹽請鈔權在商賈官司或有阻節致其不來則

立見虧失然則詎能保其長如一日乎古人嘗謂國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斯言誠不為過為今之計如節用一事一舉措不可忘也如營田屯田二事一日不可忘也此實足財用之本源願陛下毋以言之者多遂以為常談而不加意焉則天下幸甚臣又聞古者冡宰制國用唐制宰相兼領鹽鐵度支戶部國初亦以宰相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等使蓋財用為國之本宰相可不知乎用財之道必量入以為出令也甲主而乙用之主

者雖竭而用者若不聞正猶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耳臣願陛下速降睿旨下有司討論以宰相兼制國用使得視其盈虛而均節之誠今日之急務也

給事中孫覿乞復常平疏曰臣伏見神宗皇帝脩講常平之政置提舉官行其法於天下爾時錢穀充斥府縣大縣至百萬小縣猶六七十萬貫朽粟陳不可勝校臣又聞役法初行取寬剩錢不得過二分以備水旱至元豐八年計所積有三千餘萬貫石元祐二年京東轉運

使范純粹欲以此錢米買田舉行熙寧給田募役如邊郡招弓箭手之法是時寛剩錢米尚有此數則常平之積在天下不可勝校可見矣崇寧中始取充學校養士居養安濟漏澤園等費政和以來又取以供花石應奉之資横費三十年所喪十八𨗉者議臣追咎熙豐改作遽罷提舉官而常平之財所存十二猶以億萬計一旦斥罷委棄它司爭取妄用遂至掃地甚可惜也然而轉運使漕輓軍儲上供之外趣了目前已號稱職無一金

之藏它日朝廷有大水旱招集流亡有大舉措繕治宮闕經晝殘破召募軍馬以備不時緩急之須則非轉運使之所能辦也方時多事財用為急比見朝廷遣諸路撫諭添置發運副使措置遞馬催發綱運不免差官夫豈得已所謂常平提舉官尤不可已也伏望聖慈明詔三省選用老成之士追復常平提舉官申講補助之政增廣蓄積之備使它司不得侵而與日有所恃以為萬世無窮之基

右正言陳淵上奏曰臣聞商旅不行則有無不能以相資而物之有餘者常病於無用而物之不足者常患乎難得民始有受其弊者矣故舜之懋遷有無周之阜通貨賄不厄商旅乃所以利民而救其弊也自賤夫罔利始有征商之法盖惡夫茍得無厭將使人入棄本而逐末欲以是抑之耳及至後世筭及舟車此何道也而自漢以來未之有改豈非國用待之而後裕耶由是言之古之征商抑其貪所以利民今之征商取其羸所以利

國夫利國而不及民已非先王之意況其所征有甚於
異日乎臣觀國家見行條法凡課利場務視元額多寡
趂辦不及者罰之若增之過倍即有減年之賞應賞而
又有餘者十分之一以給官吏凡所以籠絡而督責之
亦可謂盡其術矣而任其事者往往猶以為未足則商
旅安得而不困乎故比年以來物價騰踊日甚一日貧
民下戶尤為不易皆由征商太重之所致也臣不敢悉
以所聞為言姑及近地之可見者只如自衢州至臨安

水陸之所經由應税者凡七處使其每處止於三十而税一不為多矣比及臨安於其所販已加二分之費而負載糧食之用又不在是是非得三分之息不可為也借使善幹其能於十日之間數百里之内致三分之息乎必不能矣如是則所聚之處誠不可以賤售所聚之處既貴則所出之處益不可以賤得此商旅所以不通百貨之直所以乆而不能平也雖然此特常用之物而其害已如此至於用之所急一有不通其害尤甚如今

歳旱乾蘇湖雖不至大歉而衢信所収十無五六若蘇湖之米不移則衢信上下来年必至乏食此又人所甚急者如不早為之慮待其流離旋行賑恤亦恐無及故米麥之税臣願權與除免使商旅轉販得以私相接濟久之價平則人人可以備豫不至重貽宵旰之憂矣此聖主所宜留意不可緩者自餘可税之物縱未能盡如祖宗之舊亦當明諭有司視其所販之直惟務蠲減不求甚增宜足以救目前物貴之弊也萬一臣之愚慮偶

合聖心欲乞先下兩浙徧及諸路災傷去處並令依此施行臣不勝過計之至惟陛下財幸

詔百官各言省費裕國强兵息民之策祠部郎韓肖胄言天下財賦窠名舊悉隸三司今戶部惟有上供之目而已問諸路窠名於戶部戶部不能悉問諸州窠名於漕司漕司不能悉失一窠名則此項遂亡願詔諸路漕司括州縣出納可罷罷之可併併之立為定籍漕司揔諸州戶部揔諸路則無失陷矣經費之大莫過養兵今

人亡而冒請者衆願立諸軍覆實之法重將帥冒請之
罪則兵數得實餉給不虛省費裕國此其大者生民常
賦之外迫以軍期吏緣為姦斂取百端復為寇所迫逐
田桑失時冠去復業未及息肩催科之吏已呼其門矣
願詔郡邑招集流散官貸之種俟及三年始責其賦置
籍書之以課殿冣强兵息民此其先者
王元漸論生財之法疏曰臣聞王者之理財與私室之
理財不同私室之財必待藏於篋笥王者之財固可寓

於庶民是故以天下之力生天下之財以天下之財養天下之衆未嘗以不足為患也近年以來朝廷用度比之異時無事之日奉宗廟祭祀之費十不及一妃嬪禁御之費十不及一百官廪禄之費十不及一然而切切然以不足為患者無它故也興師日滋倉無見儲諸將用財責之省戶而省戶見數無以給之此大可憂者也臣竊觀古者兵民合而為一後世兵民析而為二今欲盡復古制使轅下之夫為執戟之士有所不可若稍使

諸軍漸講屯田之利庶幾便而易行淮南諸州浙西數郡或連家敍虜致阡陌空閒若選强明之吏俾領屯田差擇行之五年當得勝兵數萬既不乏於軍糺又可勸於耕農以是生財若緩甚急至乃欲蘇國計害及民財取之既已再三輸者豈無怨恨遠近結怨本根動揺則非臣所能知也

李石上奏曰國家莫重於民莫急於財既不可以其所急而病其所重又不可以其所重而廢其所急何則重

民者天子之職而急財乃有司之事二者有分矣則雖今日之急不患無財也歲賦所入之外至於山澤鹽鐵榷酤之利有司講之畧具自陛下弭兵息民以來凡前日之過取厚斂者一切罷去又下裕民之詔申命有司搜取寛剰之財以裕吾民陛下得其所以重吾民之職矣然有司各出納有以所取寛剰為憂方陛下裕民之意日新而無窮有司寛剰之財匃出而有限以有限給無窮有司且病而有言誠如此則言利者得以窺主意

而售其術然自臣料之前日多事賦扵民與今日之無事取扵民較之孰多有司之費視前日多事比今日之費孰廣則所謂財者何必藏有司之府庫然後為富哉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蠶之者疾而衣之者舒耕之者衆而食之者寡此生財之源由民心出也臣願陛下以裕民為財而勿以取民為財執之不改則聚歛之臣語塞而不敢病矣

趙元鎮論福建兩川鹽法奏曰臣竊惟國家歷兹厄運

頻歲艱虞遑遑之民雖流離困苦之極而未甞一日忘
宋者以祖宗刱業之始結民心為基本故也其於川廣
福建之民尤加優卹以其疾苦赴訴去朝廷特遠而變
亂竊發遽難救止故凡鹽酒之利與民同之而不之榷
近以國用窘急始議榷福建之鹽尋欲榷福建之酒臺
諫臣寮數已開陳其弊言猶未行而近見張浚申明欲
措置四川鹽酒為經久之利是何中外不謀而同遠方
之民亦不容其少安邪浚蜀人也蜀之利病宜自知之

願陛下手詔諭浚俾令裁酌及令三省詳議福建鹽法所得所失孰大孰小毋致重失民心斯為盡善惟祖宗肇造艱難欲垂法萬世而一時建立掃地殆盡獨此民心未至離散若併此而失之則大事去矣幸陛下留意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百七十

歴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七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張仲芳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七十一

明　楊士奇等　撰

理財

宋孝宗時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朱熹上奏曰臣聞欲救臣患者不可惜小費欲除實弊者不可徇虛名臣等叨蒙聖恩備數東浙竊見紹興和買之患民所不堪巧詐之徒奸弊百出前此議者非不欲救而除之而往

往過為國家顧惜小費下比流俗苟徇虛名是以因循終莫能革臣等不肖誠不足仰窺聖德之萬分然有以知陛下愛民之心燭理之明於此必有所不屑者是以敢昧萬死而一言之伏惟陛下留神財擇臣等契勘浙東七州除温州無和買外其餘六州共管和買二十八萬一千六百四十四匹二丈二尺紹興一州獨當一十四萬六千九百三十八匹乃占諸州一半以上緣此重困人不能堪所以子戶詭名巧為奸弊雖有重法終不能

禁且如會稽一縣經界之初舊例雖是物力三十八貫五百以上起科和買然以通數計之實及四十七貫方滿一疋今亦自三十八貫五百起科以通數計之乃自十八貫六百單一文已科一疋則是向來科納一疋者今增為二疋半矣官之所入不加羸田之在民不加損止縁人苦具重避免者多以故奸偽日滋以至此極向來官吏之有意於民者莫不知有此弊亦未嘗不為之惻然動心評議措畫亦既多端而利害相形終無定説

如欲首併詭戶則懼其告訐成風徒敗風俗而暫併復分終不能禁欲以畝頭均紐則縱舍游末重困農民輕重之間亦未為允欲科有產無丁之戶則彼能立詭戶者固不憚更立虛丁而寡妻弱子實無丁籍者反受其弊如欲減退物力等則或作鼠尾推排則彼昔者既能析而為三十八貫五百以下之戶矣今豈不能再析而為若干錢以下之戶乎故嘗參酌前後衆人之論而折衷之獨有通計家活浮財物力貫頭均紐之説稍為無

弊雖第五等户昔無今有者未免有言然於其間真偽亦復相半若真貧民輸一户之和買不過丈尺彼自不較惟是子户詭名之奸頓輸數户積計甚多故尤不以為便而必争之其力又足以挾下户唱浮論以揺衆聽故不察其實者遂以自疑而莫能復措其説此和買之議所以洶洶累年而和買之害固未嘗有一毫之損也然竊嘗深究其受病之原則無他焉直以元額之太重而已故今臣等相與熟議輙陳此説欲望聖慈先發德

音痛減歲額然後用貫頭均敷之說以定其制惟慮所敷第五等户之中真下户者或受其弊則請叅用高下等第均敷及減免下户丁錢之說以優恤之但使真下户者審知此法之行不為厲已而無他辭則彼奸民之浮論亦可以置而不問矣謹畫一條具如後

一所以先栽減歲額者臣聞祖宗初立和預買法先支見錢後納紬絹民間實頼其利至有形於歌謠者而當是時本路漕臣有私於越州者其吏復私

於會稽故此郡縣所拋獨多其後請本之數遂為

歲額而錢不復支紬日益貴以至今日而白着之

科遂反為一州無窮之害故建炎元年五月一日

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

帝登極赦書有曰和預買法本支實價訪聞官司

立價甚低或高擡他物價直準折或以無實虛券

充數甚者直至受納未支本錢不遵條限前期起

催急於星火今來上供之類欲依祖宗法具和預

買有前項違戾守令并轉運司並以違制論加二等仍委提刑司覺察每歲於依限後一月内具有無違戾聞奏不以實聞與同罪仰味大哉之言則是太上皇帝再造之初聖慮之深固已及於此矣而兩聖相承於今五十餘年迫以軍國之須所資至廣卒未能有以仰稱睿謨預支實價以復祖宗之舊者臣等竊思其次獨有擇其甚處如紹興府者有以少解其倒垂之急為庶幾焉爾然今欲去

紹興和買之害使無奸弊稍得均平而不先減其
當日請本之額譬如負千鈞者背膂之力既已不
堪乃不知減其所負之物但欲移而寘之懷袖亦
必無益於事矣故今臣等於此首陳減額之説而
議者顧以為有虧經費無所從補徒然奏陳必不
聽許則臣等雖愚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臣等仰觀
陛下愛育黎元如親父母有以病告如切其身如
頃年四川之虚額饒州之金徽州之絹汀州之銀

青陽星子之稅放免蠲除不可勝計而連年水旱施舍貸給何啻數十巨萬何獨於此知其為害之甚而不出捐數萬匹者以紓之乎又況近者已蒙聖恩減免天慶攢陵等處和買二千餘匹固已漸示救患除弊之端矣然通而計之人户所減每匹纔及一尺有奇而坊本煎鹽坍江放生四色所放尚未除免則臣等所以望於陛下者不但如此而已也臣等竊見浙西和買最重去處無如臨安府

者而其數纔及八萬餘匹欲望聖慈將紹興府且依此例為額而蠲其餘數至於版曹經費或有所闕則乞量撥内帑之蓄以補其數蓋如本路坊場課利出剩錢數歲輸内帑者至若干萬貫皆是近歲曹泳創置窠名即非舊法所當供者如此之類儻捐一二歸之版曹還以補填本路上供蠲減之數則聖澤下流人知德意舊弊庶乎其可革矣

一所以謂貫頭均紐之說為無弊者蓋今和買之重

人悉規避詭為下戶長姦滋弊莫可關防如經界之初會稽一縣凡為物力錢一百二十六萬餘貫而四等以上科納和買者當一百一十萬餘貫今来四十年所謂四等以上止有物力錢三十七萬九千四百六十貫六百文而轉入五等者乃至七十二萬五百餘貫皆緣和買之重姦猾之民爭為子戶詭名以避均敷而其淳謹畏法不敢為者顧乃為之代受所免之數幾再倍於其舊政之不平

莫甚於此從来為州縣者灼知其弊非不嚴詭戶
之禁往往隨併隨分終莫能革今若蒙恩先次痛
減歲額却以貫頭均數自物力一丈以上並紐寸
尺則高下多寡其數一定而奸弊無所從出矣若
猶以真實下戶創科為慮則所謂高下等第科敷
以及減免下戶身丁之説臣等請得而備陳之
一所謂高下等第均敷者上戶舊科和買數多今用
貫頭均敷則其數却須少減下戶舊不曾科和買

今用貫頭均數則其數乃是頓增若使頓增數中皆是子户詭名則固不足恤第其間却有真實下户不能無咨怨者故今復為此法以優恤之如第一等物力四十貫當科和買一匹則第二等四十五貫乃科一匹等而下之至於五等則户愈卑而科愈少矣如此施行庶幾下户所增不多不至反有重困

一所謂減免下户丁錢者大率第五等中有丁者多

是真實下户無丁者多是子户詭名令若將第五
等户所納丁錢特與除放則真實下户雖增和買
而得除此色官物具乘除之間亦略足以相補矣
右謹件如前欲望聖慈特賜省覽直降睿旨悉與施行
則不惟臣等之幸實紹興闔境百萬生靈數十百年永
永無窮之幸
熹又奏鹽酒課及差役利害狀曰臣竊見本司所管鹽
酒課利國計所資為甚廣而民情所患為甚深若不根

索弊原别行措畫竊恐民力日困亦非國家久遠之利臣雖書生不曉錢穀然其大體亦竊講求久欲條奏以聞顧以救荒方急有所不暇今以罪疾力請投閒惓惓之私懷不能已輙有已見冒昧奏陳如有可採欲乞别選忠厚通敏之臣付以其事令其詳細稽考因事制宜使民情亟得去其所患而國計永不失其所資實為利便至於差役一事亦屬本司所管今亦有少利害并具其說如後須至奏聞者

一浙東所管七州而四州瀕海既是產鹽地分而民閒食鹽必資客鈔州縣又有空額比較增虧此不便之大者夫產鹽地分距亭場去處近或跬步之閒遠亦不踰百里故其私鹽常賤而官鹽常貴利之所在雖有重法不能禁止故販私鹽者百十成群或用大船般載巡尉既不能訶州郡亦不能詰反與通同資以自利或乞覓財物或私收稅錢如前日所奏台州一歲所收二萬餘貫是也以此之

故除明越兩州稍通客販粗有課利外台温兩州全然不成次第民間公食私鹽客人不復請鈔至有一場一監累月之間不收一袋不支一袋而官吏糜費吏卒騷擾有不可勝言者然已有比較之法州縣恐有殿罰則不免創立鹽鋪抑勒民戶妄作名色抑令就買出入暗昧不可稽考大略瘠民以肥吏困農民以資游手為州縣為提舉主管者非不之知然皆以國計所資不敢輒有陳說日深

月久民愈無聊若不變通恐成大患臣生長福建竊見本路下四州軍舊行産鹽之法令民隨二税納産鹽錢而請鹽於官近歳官鹽雖不支給而民間自食私鹽官司既得産鹽税錢亦不復問其私販雖非正法然實兩便欲乞聖慈特詔本司取會福建路轉運司下四州軍見行産鹽法將本路地里遠近鹽價高低比附參考立為沿海四州鹽法其餘州軍自依舊法施行則亦革弊救民之一事

也伏乞聖慈詳酌施行

一酒坊之弊其説有四一曰官監二曰買撲三曰拍户抱額四曰萬户抱額臣竊以為莫不便於官監莫便於萬户其他則亦互有利害而萬户之中亦不能無少利害要在講究詳盡然後施行則庶乎其弊之可革矣今官監之害朝廷既知而罷之矣然州郡占吝多不遵稟户部漕司所撲仍不廢罷此則害雖除而未盡者也買撲之害在買人有消

折本柄破壞家產之患在衆人有抂托抑勒捕捉欺淩之擾雖加禁防法式明備然勢之所在終不能革拍戶抱額則庶幾矣然或額重而抱納不前或藉此而抂托騷擾則其弊亦不異於買撲唯萬戶抱額最為簡便然須以一州或一縣通計田畝浮財物力而均出之使無官戶民戶之殊城居村居之異一槩均敷立為定籍乃為盡善若舍官戶而敷民戶舍城居而困村居不立官簿而私置草

簿使吏得以陰肆出没走弄於其間則又病矣此法本路處州見已施行四五十年民無爭訟官省禁防雖其小害尚不能無然入其封境觀其氣象宛然樂國與諸州不同今欲便取其法行於諸州則恐本州課額素輕或非他州之比未可遽議然他州課額雖多從來拘催少曾登足皆是虛名徒掛空簿若蒙聖恩深詔有司取淳熈六年七年八年三嵗實催到庫之數參校取中立為定額然後

以此科數俾為萬戶則亦庶幾安民省事之一端
也伏乞聖慈詳酌施行
一臣於今年二月內曾具差役利害事申尚書省幾
數千言內有徐誗所畫歇役年限一條最為詳密
而近準戶部行下乃無一言見施行者臣生長田
間頗諳鄙事竊謂其言若得聖明一賜觀覽決須
有可采者欲望聖慈特賜宣索觀其大槩然後付
之愛民曉事老成詳細之臣令其看詳擇可行者

具為條畫別降指揮施行庶於陛下愛民之意少有裨補臣不勝萬幸

葉適上財總論曰財用今日大事也必盡究其本末而後可以措於政事欲盡究今日之本末必先考古者財用之本末蓋考古雖若無益而不能知古則不能知今故也夫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為國之所患而今世乃以為其患最大而不可整救此其說安從出哉蓋自舜禹始有貢賦之法以會計天下之諸侯比於堯嚳以前

為害矣今禹貢之所載是也然穗秸米粟不及於五百里之外九州之貢入較於今世乃充庭之儀品盖千百之一二耳周公之為周治其財用視舜禹為已詳然王畿千里之外法或不及千里之内猶不盡取盖三代之所取者正天下之疆理而借民力以治公田為其無以阜通流轉則作幣鑄金以權之當是之時不聞其以財少為患而以財多為功也雖然此其事遠矣鹽筴末利起自春秋魯之中世田始有稅然諸侯各以其國自足

而無煎熬逼迫之憂蓋漢興文景之盛而天下之財不以入關中人主不租稅天下而諸侯若吳人者亦不租稅其國光武明章未聞其以財少自困而中年常吏盜賊夷狄之難内外征討亦不大屈惟秦始皇豪暴有頭會箕斂之譏漢武帝奢侈有均權征筭之政而西園聚錢大鬻天下之官爵以致之蓋兩漢雖不足以言三代而其以財為病非若今世也雖然此其事遠矣分為三國裂為南北無歲不戰無時少安且其運祚迫蹙禍變

繁興至於調度供億猶日有序而亦豈若今日之貧窘
漏底哉此皆具載冊書可即而見者雖然此其事遠矣
隋最富而亡唐最貧而興唐之取民以租以庸以調過
此無取也而唐之武功最多闢地最廣用兵最久行師
最勝此其事則差近而可言矣致唐之治有唐之勝其
不待財多而能之也決矣然則其所以不若唐者非以
財少為患也故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為國之所患所
患者謀慮取捨定計數必治功之間耳非如今世以一

財之不足而百慮盡廢奉頭竭蹷以較錙銖譬若惰夫淺人劫劫焉徒知事其口腹而已者也以財少為患之最大而不可整救其說稍出於唐之中世盛於本朝之承平而極甚乃至於今日其為國之名物采章精神威望一切消耗內之所以取悅其民外之所以示武於敵者一切無有習為寬緩迂遠之常說以文其無用而盡力於苟且督迫鞭撻疲民舞役小吏而謂之有能陛下回顧而加聖思必有大不可安者故臣以為不究今日

財之本末推古之本末循而至於本朝以去其錯繆而不合於常經者則無以知財之多少有無不足為國家之患此而不知則天下之大計皆不可得而預論而況望其有所施行以成效哉

適又上論曰唐末藩鎮自擅財賦散失更五代而不能收加以非常之變屢作排門空肆以受科斂之虐而財之匱甚矣故太祖之制諸鎮以執其財用之權為最急既而僭偽次第平一諸節度伸縮惟命遂强主威以去

其尾大之患者財在上也至於太宗真宗之初用度自給而猶不闕以財為患及祥符天禧以後内之蓄藏稍已空盡而仁宗景祐明道天災流行繼而西事暴興五六年不能定夫當仁宗四十二年號為本朝至平極盛之世而財用始大乏天下之論擾擾皆以財為慮矣當是時也善人君子以為昔之已取者固不可去而今之所少者不可復取皆甘心於不能所謂精悍駔儈之吏亦深自藏抑不敢奮頭角以裒斂為事雖然極天下之

大而無終歲之儲焦勞若議乎鹽茗榷貨之間而未得也是以熙寧新政重司農之任更常平之法排兼幷專斂散興利之臣四出候望而市肆之會關津之要微至於小商賤隸十百之獲皆有以征之葢財無乏於嘉祐治平而言利無甚於熙寧元豐其借先王以為說而率上下以利曠然大變其俗矣崇觀以來蔡京專國柄任以為其策出於王安石曾布呂惠卿之所未工故變鈔法走商賈窮地之寶以佐上用自謂其蓄藏至五千萬

富足以備禮和足以廣樂百侈並闘竭力相奉不幸黨與異同屢復屢變而至王黼又欲出於蔡京策畫之所不及者加以平方臘則加斂於東南取燕山則重困於北方而西師凡二十年關陜尤病然後靖康之難作矣方大元帥建府於河北而張慤任饋餉之責者鹽鈔數十萬緡而已及來維揚而黄潛善呂頤浩葉夢得之流汲汲乎皆以権貨自營而收舊經總錢之議起矣況乎大將殖私軍食自制無復承統轉運所至刻刷攫拏朝

廷科降大書文移守令丞佐持巨校將五百追捉鄉户號痛無告贓負之人又因之以為已利而經總制之窠名既立添酒折帛月樁和糴皆同常賦於是言財之急自古以来莫今為甚而財之乏少不繼亦莫今之為甚也自是以後辛巳之役甲申之役邊一有警賦斂輒增既增之後不可復減嘗試以祖宗之盛時所入之賦比於漢唐之盛時一再倍於熙寧元豊以後隨處之封樁役錢之寬剩青苗之結息比治平以前數倍而蔡京變

鈔法以後比熙豐又再倍矣王黼之免夫至六千餘萬緡其大半不可鉤考然要之渡江以至於今其所入財賦視宣和又再倍矣是自有天地而財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然其所以益困益乏皇皇營聚不可一朝居者其故安在夫計治道之興廢而不計財用之多少此善於為國者也古者財愈少而愈治今者財愈多而愈不治古者財愈少而有餘今者財愈多而不足然則善為國者將從其少而治且有餘乎多而不治且不足乎

而況於多者勞而少者逸豈惡逸喜勞而至是哉故臣
請論今日財之四患一曰經總制錢之患二曰折帛之
患三曰和買之患四曰茶鹽之患四患去則財少財少
則有餘有餘則逸有餘而逸以之求治朝令而夕改矣
何謂經總制錢之患昔李憲經始熙河始有所謂經制
財用者其後童貫繼之亦曰經制蓋其所措畫以足一
方之用而已非今之所謂經制也方臘既平東南殘破
郡縣事須興復陳亨伯以大漕兼經總使移用諸路財

計其時所在艱窘無以救急故減役錢除頭子賣糟酵以相補足靖康名募勤王兵翁彦國以知江寧兼總制強括民財以數百萬計已散者視若泥沙未用者弃之溝壑維揚駐蹕國用益困吕頤浩葉夢得實總財事四顧無策於是議用陳亨伯所收經制錢者其說以為征商雖重未有能強之而使販賣酒雖貴未有能強之而使飲若頭子之類特取於州縣之餘而可供猝迫之用夢得號為士人而其言如此蓋辦目前者不暇及遠亦

無恠也然而其所取止於一二百萬而已其後内則為户部外則為轉運使不計前後動添窠名黄子游柳約之徒或以造運船或以供軍輿遞添酒税隨刻頭子趙鼎張浚相繼督師悉用取給而孟庾以執政之重當總制之名耆户長壯丁雇錢始行起發役法由此大壞二制並出色額以數十計州縣之所趂辦者不過數條瓜剖棊布皆以分隸一州則通判專之一路則提點刑獄督之胥吏疲於磨筭屬官倦於催發酒有柳運副王祠

部都督府二分本柄虧折官本茶有秤頭節息油單醫面商税有增添七分免役有一分寛剰得業有勘合典賣有牙契至於後也僧道有免丁截撥有糜費故酒之為勝也幾至於二百頭子之法貫也至於五十六而其所收之多也以貫計者至於千七百萬凡令截取以畀總領所之外戸部經常之用十八出於經總制錢士方其入仕執筆茫然莫知所謂老胥猾吏從旁而嗤之上之取財其多名若是於是州縣之所以誅求者江湖為

月椿兩浙福建為印板帳其名尤繁其籍尤雜上下焦然役役以度日月者五十年於此向之學士大夫猶有知其不善歎息而不能拯今之新進後出有智者矜有力者奮視兩税為何物而況遠及先王貢賦之法乎臣甞計之自王安石始正言財利其時青苗免役之所入公上無所用坊場河渡免行茶湯水磨堆垛之額止以給吏禄而已前有薛向後有吴居厚可謂刻薄矣蔡京繼之行鈔法改錢幣誘賺商旅以盗賊之道利其財可

謂甚矣然未有收拾零細解落貫陌飲人不貲之酒其患如經總制之甚者盖王安石之法桑弘羊劉晏之所不道蔡京之法又安石之所不道而經總制之為錢也雖吳居厚蔡京亦羞言之矣至其急迫皇駭無所措其手足則雖紹興以来號為名相如趙鼎張浚者皆安焉又以遺後人而秦檜權忮劫脅一世而出其上及其取於弃餘瑣屑之間以為國命者是何其無耻之至是也哉故經總制錢不除一則人才日衰二則生民日困三

則國用日乏陛下誠有意加惠天下以圖興復以報仇怨拔才養民以報國用在一出令而已且何謂人才日衰本朝人才所以衰弱不逮古人者直以文法繁密每事必守度程按故例一出意則為妄作矣當其風流之成名節之屬猶知利之不當言財之不當取蓋處而學與出而仕者雖不能合而猶未甚離也今也不然其平居道先古語仁義性與天道者特雅好耳特美觀耳特科舉之餘習耳一日為吏簿書期會迫之於前而操切

無義之術用矣曰彼學也此政也學與政判然為二縣則以板帳月樁無失乎郡之經常為無罪郡則以經總制無失乎户部之經常為有能而已矣夫置守令監司以寄之人民社稷其所任必有大於此者而令也推是術以往風流日散名節日壞求還祖宗盛時豈復可得是則人才日衰者經總制錢使之也又何謂生民日困俗吏小人之説必曰經總制錢者朝廷所以取州縣之弃餘而板帳月樁各自以力趣辦其於民固未嘗明加

之賦歛也贏縮多少惟人而已臣請以事驗之知州去民尚遠而知縣去民最近者也月樁板帳多者至萬餘緡少者猶不下數千緡昔之所謂窠名者强加之名而已今已追之所以通融收簇者用十數爪牙吏百計罔民日月消削蓋昔之號為壯縣富州者今所在皆不復可舉手今之所謂富人者皆具智足以兼并與縣官抗衡及衣冠勢力之家在耳若夫齊民中産衣食僅足昔可以耕織自營者皆令轉徙為盜賊凍餓矣若經總制

錢不除州縣破壞生民之困未有已也又何謂國用日乏之今歲得緡錢千五百萬昔三代漢唐不能進焉所以裕國也而何乏之之敢言陛下知夫博者乎其驟為孤注與不博而丐其贏之一二者皆其本先竭者也為國有大計自始至末必有品節條章豈有左右望而羅其細碎不收之物且均之為朝廷出納也又從而刻削其頭子賣酒取數倍之息若此者猶可以為國乎使國不貧宜不至此既至此矣何以能富故經總制不除則取之

雖多斂之雖急而國用之乏終不可救也今欲變而通之莫若先削今額之半正其窠名之不當取者罷去然後令州縣無敢為板帳月樁以困民黜其舊吏刻削之不可訓誨者而拔用惻怛愛利之人使稍修牧養之政其次罷和買其次罷折帛最後議茶鹽而寛減之若此則人才不衰生民不困矣夫財用之所以至是者兵多使之也財與兵相為變通則兵數少而兵政舉若此則國用不乏矣陛下豈有愛於多財多兵哉直未得其所

以去之之道耳一舉而天下定王業之所由始也又何謂和買之患經總制錢之為患也自州縣而後至於民民猶怨州縣而後及於朝廷和買則正取之於民而已國以二稅為常賦也豈宜使經用有不足於二稅之內而復有所求哉經用不足則大正其名實可也承平以前和買之患尚少民有以乏錢而須賣官有以先期而使民令也舉昔日和買之數委之於民使與夏稅並輸民自物力錢之外浮財營運生生之具悉從折計且若

此者上下皆明知其不義獨困於無策而莫之敢𥘉耳陛下斷然出命以號天下曰自今並罷和買取和買之為上供者所用紬絹惟軍衣未可裁損其他宮禁官吏時節支賜格令之所應與者一切不可行也和買既罷取民之名正義聲暢於海内矣又何謂折帛之患支移折變昔者之弊事固多矣而今莫甚於折帛折帛之始以兵興絹價太踊至十餘千而朝廷又方乏用於是計臣始創為折帛其説曰寛民而利公其後絹價既平而

民之所納折帛錢乃三倍於本色既有夏税折帛又有和買折帛且本以有所不足於夏税而和買以足之今乃使二者均折於事何名而取何義乎其事無名其取無義平居自治其國且不可而况欲大有為於天下乎雖然折帛之為錢多矣所資此以待用者廣矣陛下必鈎考其凡目而後可以有所是正若經總制錢不減和買折帛不罷舍目睫之近而遊視於八荒此方召不能為將良平不能為謀者也又何謂茶鹽之患榷之太甚

利之太深刑之太重此其事已在於建炎紹興之先今用度既繁經制未能一一復古減經總制罷和買折帛而捨茶鹽則無以立國故最在後雖然榷之不寛取利不輕制刑不省亦終不可以為政於天下使措置諸事有緒二三年之後臣請言之

敷文閣待制周必大上奏曰臣竊觀近世理財之術殆無餘藴加之陛下天性節儉絲毫不以輕用蓋嘗損己以裕民未嘗瘠民以供己然中外廪廪尚以闕乏為憂

安得不為之制且如兩浙所部舊皆富州故轉運司最號財賦之淵藪比聞儲蓄頗罄不免遣官假貸於諸郡僅有應副一二千緡者漕臣近在轂下非敢妄費直以用度浸廣無所從出耳兩浙尚爾外路可知陛下方戒有司務寛民力所謂茶鹽之法酒稅之利又已數倍於承平之日不復可增加矣惟有一策臣試妄言之謹按仁宗寶元二年因天章閣侍講賈昌朝上書乞罷省不急之用詔樞密直學士張若谷諫議大夫任中師右司

諫韓琦與三司詳所奏定奪減省慶歷二年再命御史中丞賈昌朝直集賢院田況知諫院張方平入内内侍省都知張永和同三司議減浮費四歲之間兩降詔旨於是上自内廷下逮百司不急之用悉加裁減臣願陛下舉此成憲委官力行之然後徧諭諸道帥守監司體上德之恭儉思邦用之未裕苟可約已便民悉意奉行下逮將迎之侈費餽送之違制毋得復遵舊例曲徇私情又擇廉清公正之人身為之帥而嫡其不如詔者顯

黜之斯救弊之要術也

左司李椿奏減茶引價錢䟽曰臣竊見累年以來茶寇滋盛動輙百十為羣多至數百人或相讎殺或恣刼掠前年鄂州武昌縣黄州興國軍界茶寇兩次讎殺官司不能誰何臣備員湖北漕臣日曾具奏聞去年湖南北界首茶寇數百人讎殺者數十人帥司遣兵收捕捉獲百餘人方始稍戢至茶出之時又復前來臣赴四川任至潭州益陽縣界正是茶寇出没去處因詢問土人多

稱自茶引增價以来客旅艱於興販所以私販公行莫能制遏或行刼掠居民或奪取客人買下茶貨或彊掠婦女或抑鐵匠打造器甲以致民不奠居臣契勘得長引每道販茶一百二十斤價錢二十四貫有竒短引每道販茶百斤價錢二十三貫有竒長引又有兩淮京西路番引錢又有過淮錢共十五貫有竒臣累任湖南州縣差遣備見官司抑勒牙鋪承買茶引亦有違法科于稅户者提舉司亦嘗按發可見茶引價高願買者少竊

緣榷茶與其他榷貨不同如鹽礬乳香鉛錫酒皆有所榷之物唯有榷茶止是空引客人自行買茶置鄙搬擔費用固多計其每引不下四五十千委是引錢太重商旅難於圖利遂致私販日廣本為商賈變而為盜至於民被其害若不改革以救之其患不可勝言臣愚欲望出自宸斷將茶引價錢痛行裁減以救其弊竊緣湖南北所産之茶江浙不食臣欲乞將湖南北路茶引每道販茶六十斤引價錢三貫文是長引元販一百二十斤

今減其半價錢元係二十四貫其半當一十二貫今減作三貫是四分之一却計每年兩路茶額科降引數以四倍給之付逐處官司紙墨之費不多招邀筭請必不更有科抑之弊游手失業之人有三千便可興販官茶況今来私販之多百倍於有引販茶之數今来茶引價輕公販有利則私販日消將不止可補四分之數臣愚謂因此可變盜賊為商賈化兇惡為良善若直待遣兵捕殺僅能勝之所損多矣其兩淮京西畨引過淮貼納

更不增減畨引錢於沿江税務送納貼納錢於近榷場
税務送納其不經畨引欲過淮者一併送納沿淮關防
稍加緊密則無透漏其有江浙所産茶乞從逐路監司
相度茶事雖隷提舉司縁臣備員職司親見民間疾苦
不敢緘默
椿奏折錢之弊疏曰臣聞古者四民而士也工也商也
皆食於農又兵寓於農也故曰國以農為本自釋氏之
教入中國生僧以食於農自張説相唐募兵而兵農分

又生兵以食於農自改差役為募役又生役人以食於農古者四民而食於農者三今有七民而食於民者六則所謂農者勞苦可知矣加以兼并之家責債役使終年力田而所得無幾及至收穫之時僅能償其欠負卒歲之計茫然往往典賣失業大抵農家皆為有力之家坐享其利且農家之所出者布帛五穀也而使之輸帛乃其職也今多折變而輸錢且錢非農所出而輸錢不已安得不致其困窮末有民困窮而能足國用者也傳

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非虛語也仰惟陛下勵精求治躬行儉約矜恤黎庶遴選監司守臣豈不以斯民窮困上勤聖慮乎抑豈非未得救之之理乎救之之理唯重穀帛而輕寶貨抑兼并而寛農民導之復業勤於耕桑二税惟征穀帛不使輸錢則民漸富庶民富庶而國用不足者未之有也議者必謂二税不征錢則官兵俸給愈不足是未之思爾且錢者出於官者也使能禁出異域及銷毀鼓鑄如法毋省銅毋吝工毋鑄當二毋雜鉛

砂毋縱私鑄又何患錢之不足也哉臣願講明而亟行之天下幸甚伏乞睿照

椿奏二税輸本色别定禄令疏曰臣聞古者卿大夫士禄各有差士禄足以代其耕也漢禄自百石至二千石苟有穀帛以穀帛為俸禄何為不可今荆襄湖北兩淮荒田迷望土皆膏腴果能導民耕布栽種歳收穀帛不知幾千萬億乃是生財之實也今上下交急於錢故錢愈闕官私不務於穀帛穀帛益貴闕錢而穀帛貴上下

何得不困窮乎穀帛所以養人者也使穀帛足則人無飢凍之憂雖乏錢緩之可也無穀帛則雖吏不免飢凍守錢何益也古人欲令黄金齊土價者豈非知務本者乎今日轉運使下至縣令俱帶勸農有勸農之實者未之見也古者課民植桑歲户植五十株十年則户五百株絲綿不可勝用矣今惰農蔬茹亦多用錢買而不自種似此之類豈非勸農者失職乎張全義亂世之一夫也守洛陽於荒殘之後委十數人招誘流移之人以事

農桑不數年遂為盛藩況聖君在上擇人而任之豈無全義之才以牧斯民乎臣願陛下詔有司久任守令責勸農者課桑植勸牧養視其田野荒闢農民勤惰為之殿最毋為虛文二稅免輸錢惟賦地土所出雖頭脚縻費皆不得收錢止輸本色别定禄令多給穀帛少給見錢或盡用穀帛庶幾民漸務本安其家業盜賊消弭有以稱陛下求治之意伏乞睿照

椿通判康州未赴召對奏曰臣仰惟國家養兵禄士固

當以理財為務臣愚謂理財宜務於本而不宜急於末何謂本穀帛是也何謂末錢是也穀帛出於民而所以濟飢寒者也使民著農桑之業盡地之利而不奪其時則穀帛不可勝用穀帛豐餘則人無飢寒之患矣錢不出於民而所以平百貨者也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今穀帛之稅多變而征錢錢既非民之所自出不得不逐一切之利以應官司所需既逐一切之利則不專於農桑不專於農桑則穀帛不足穀帛不足故其價高征錢愈

急故錢愈少錢少而穀帛貴上下困弊必然之理也況
國家歲入之錢十倍於唐之最盛時數倍於祖宗之時
而用度猶且不足者蓋用其末而不用其本故也今也
苟不務豐其穀帛而上下交急於錢不以濟飢寒為急
臣慮將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臣竊見兩淮襄漢湖北
州郡荒田甚廣湖南江西陸地亦多荒蕪是皆可以出
布帛穀粒之原理宜使民盡力況自轉運守倅縣令皆
帶勸農職事非無任責者從來但為文具而已臣愚欲

望陛下詔有司先責勸農之實戢游手之民以開墾為勸農者殿最務在必行期於野無曠土然後正征賦之法吏俸賜之制用穀帛以省用錢之原庶幾上下免困窮之弊宗社享無疆之休天下幸甚

椿為司農卿又奏措置支遣米斛疏曰臣竊以行朝天下之根本贍養諸軍百司月用米十四萬五千碩歲用百七十萬碩有閏月百八十八萬餘碩若有非泛及截用便費二百萬碩今來倉廪空乏至于每月旋營支遣

臣到官之初會計所有至微為之寒心尋具劄子申戶部及申朝廷訖及每五日約度申部竊緣司農寺職事止當出納及約度所有科撥合從省部將有指準米料撥降施行候綱運到岸即時拘收方屬本寺今來闕乏如此其責雖各有司存若不申乞措置萬一闕食實繫國家重害之事豈宜相視不言或以謂見有樁管米斛然樁管米斛不滿百萬止可為七月之計豈可恃以為足且如今年兩浙江東路上供米數多有災傷檢放又

有截使則省倉指準支遣之數皆是欠闕臣嘗約今年歲計未有半年指準雖是見今和糴而米價既騰糴本絶少臣若不以實告陛下深慮闕悮事體非輕臣欲望

聖慈作訪聞委省部速行措置未能為三年之儲且約一年之計常當有二百萬碩在倉才有不及即須措置補足亦不必以椿管為名但通有二百萬碩庶不闕悮

椿輪對奏劄曰竊聞獨木橋之謂榷榷貨者謂有以導之使商旅必行不得而他之此榷貨所以歸公上令也

重取其利又於不可取之地而取之而民不從如人過水橋斷而不可履舟漏而不可濟則必涉水而渡不可禁遏茶法之弊正類乎此使民不知履橋之安乘舟之濟而不畏涉水之險甘於陷溺而不悔豈可不思有以救之救之之道在導民於安平而脫乎陷溺也榷貨皆有其物惟茶之榷也乃無其茶自數十年來每隨榷鹽而增其價蓋未察有無不同茶不可同鹽價增長罪賞益嚴愚民逐利是一切不顧其罪而犯之既負重罪則

輕其生所以敢抗拒官司不畏其死以成近日之患所損多矣而尚欲守其斷爛之橋破漏之舟驅民而濟將見民之涉水陷溺未有止期也

椿又奏曰嘗聞之經曰何以聚人曰財竊見朝廷養兵禄士以錢穀為急今來倉庾所用每月旋營帑藏支遣逐旬那充則錢穀可謂匱乏矣而米有豐儲倉之積錢有南上庫之椿則錢穀固自在也所謂積者椿者本非有餘移東就西奪彼與此尓數年以來朝廷戸部遂分

彼此貸借索還有如市道殊非國體此陽城所以切齒於裴延齡者以其欺誕冐寵誑君誤國爲萬世罪人今觀史者惡其所爲也仰惟主上剛明大臣方正而於予奪移就之弊未能革而正之識者咸知其非莫敢有言者委靡之風未振惟恐言出禍生故士夫相與俛仰度日但爲身謀而不謀國事椿衰老庸陋加以疾病纏綿三年之久未能脫然無望於世矣誤蒙君父異知朝廷擢用苟有欲言而不吐露則含恨就死豈不辜負天地

父母之恩用是不敢有隱伏望朝廷監前代之失懲佞臣之欺凡百政事不止於錢穀各付所司委任責成勤勞者賞之誠實者信任之賢能者奬進之庸謬者免之有過者罰之慢易者責之黨私者逐之欺罔者誅之則舉無不治之事矣聖君大臣圖治人材教化政令軍國大事坐而論之收支細事椿撥借還有如市道豈宜上瀆聖君而浼煩大臣耶伏乞鈞察

椿又上奏曰嘗讀易之謙象曰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

平施節之彖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謙居大有之後如山居地中謙之至也聖人以有餘補不足為訓謙雖美德而不可過也故雜卦戒之以輕節居渙散之後如水在澤上所以節止之也聖人慮後世不節也故於六三著誰咎之戒又慮後世節之過也故於上六著苦節之訓又丁寧於彖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聖人之意惟恐不得其中也竊見監司郡守有以羨餘為獻助者果有餘而合乎裒多益寡之義耶果有制度不

傷財不害民耶愚素貧賤流落頗知閭閻之甘苦以在州縣備見州縣之窘乏竊料今獻羡餘者但見大農之不足竭力以奉上則有之未必合聖人之中道況未足以濟國計百分之一愚又慮其獻者被褒則希進者喜於聚斂畏罪者勉為誅求斯民有不堪其害者矣共惟主上執謙德之柄居甘節之中宵旰求治軫念斯民聽獻羡餘決非主上及朝廷之意是必有司之未察也亘古以來有天下者地廣無過於唐唐之言財計者無過

於劉晏晏之能今猶稱之其長於財計可知而考其所入較之於今今所入遠過於晏之時數倍國家理財之術不為不盡晏能使天下無甚貴甚賤之物兼并之家不能肆其欲百姓富實今所未及耳欲望朝廷明告獻羨餘者所獻之錢非横斂别科乎非減剋移用乎後可以繼乎監司獻則併訪之於州州獻則併訪之於縣具奏其來歷庶幾朝廷不為人欺罔生民不被其誅剥仍詔有司會計天下實有所入之財量入為出去冗食崇

節儉重穀帛輕寶貨不在增聚斂之術大農無不足之患矣

廣西提點刑獄林光朝奏廣南兩路鹽事利害狀曰臣竊聞廣南路鈔鹽行之三十年而利害常相反令西路日不足而東路歲有增羨兩路利源出於一本豈西路官每每不辦事而東路多能吏耶蓋不求立法之意而欲利害多寡出於一體無時而可也臣所領惟一路刑獄至於鹽課似非臣所當議然財屈人貧用度不繼則

有盜賊之虞盜賊不能禁所責在臣此臣於受君命之日便如是過計臣生長閩嶠閩之父兄官於嶺海者不為不多耳目所接乃如鄉井今廣南鹽事提舉官初無東西路之别即利害多寡宜出一體不應東路常有餘西路常不足如梧藤柳象去處粒米狼戾歲上熟米斗三十錢中熟下熟以是為差大率不過五六十錢是西路終歲勞苦米價常低小東路鹽船别無回貨其所得米如泥沙廣東販鹽上西江多是小客未及數歲即為

富商西路農人日以貧東路商人日以富東路一籮鹽至西路或得米十四五石其傷農也如是而有司不以為意今之領一郡則不恤他郡領一路則不恤他路領一州一路度其事可用之一二年即斷然行之於一二年之外有所不暇恤悠悠海內相習成風雖丁寧告戒無虛日而此風未易言也仰惟陛下相傳一道高視百王必擇部使者分布諸路必於臨遣之日錫之話言其於數千萬里何嘗有此疆爾界限隔之殊廣南路鈔鹽

此特一細事爾若精白體國之人與之謀利害可以數語而定也今東路賣官鈔官鈔不足而鹽率有餘乃至給由子候官鈔到日比折是東路鹽流通每如是西路所運乃石康鹽石康鹽到他處須官中自運前此可以苟歲月盖縁厚賦有所謂折苗錢米一石不過四五百錢納折苗錢至十倍其數是合納一石乃費十石安得不困僻遠州縣雖縣有愁歎無從上聞昨者漕臣乞罷休折苗錢取廣州石康鹽散賣本路界内人食本土所

有之鹽而東路鹽船勢須隔斷東鹽不出即西米常有餘是以漕計自足民力自紓此為西路之計莫善於此然東路鈔鹽别無發泄處東路州縣多是瀕海海上之入豈可抑配令賣鈔鹽此東路官吏又不得不力争欲其仍舊何暇為西路計也今西路已罷折苗錢又聽東路鹽船依舊來西江每鈔面雖有定額然歲額常不足歲額不足久之轉甚今柳州象州去處俸給多闕沿邊一帶每費支吾歲一不登盜賊間作則有足深憂者臣

竊聽前後有言廣南兩路鹽事不便者亦可數陛下必
洞見其利害若廣南鹽事初無東西路之別自合通融
認歲額令以西路為貿易之場而息錢盡歸東路西路
所入惟鈔面一件耳東路歲額五十萬而西路四十萬
所入多寡有此相遠而所定歲額其不相遠如是今若
使兩路同辦歲額除鹽本錢照兩路舊例合用之數其
餘息錢於米賤之時自可於所在招糴以為水旱振恤
之備閩中仰食於二廣閩人足食則其餘米船或可以

到浙東此其為利自不少也又廣南西路從來不立義倉若歲一不熟沿邊州縣及羈縻溪洞仰食於我豈可無備臣素不更事以利害切心乃有此喋喋前後論此者章疏具在欲望陛下皆作聖意行下令兩路共認歲額仍令兩路帥臣監司條具經久可用之法即駱越之人蒙被朝廷均一之澤不勝幸甚

唐仲友上奏曰臣聞理財之道中正為主苟過與不及必有偏受其患者令出於朝廷而行乎郡邑雖小大之

不同然貴乎中正則一而已上有督責之令則下有暴吏上有姑息之令則下有猾民故出令不可以不中正也行令苟急則傷民民傷則本蹷行令弛慢則縱吏吏縱則用匱故行令不可以不中正也臣竊惟國家自祖宗以來建立法度以經理天下之財賦明白周備無非中正儻能上下同心謹守勿壞豈惟僅足雖致富可也然出令者惑於浮議則法有時而變行令者牽於私意則法有時而壞變數而壞多則胥吏因緣為姦而斯民

深受其弊公家之用亦從而乏矣臣願陛下内飭朝廷謹守祖宗之法度毋數以浮議而變外戒郡邑謹守朝廷之法度毋輙以私意而壊内外遠近精白一意共由中正之道庶幾姦猾無所容而善良均受其賜足國裕民可以兼得少副陛下培固基本規恢治功之意

仲友又上奏曰臣聞政事財用初非兩塗故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此理葢灼然也且以郡邑財用言之不過夏秋兩稅榷酒征商之屬爾若詞訟淹延追呼煩

擾則農桑必至妨廢差徭不公豪猾放縱則戶口必有逃移理索不得其中則貧富無以相資過割不及其時則版籍至於貿亂若是而欲夏秋兩稅之及時可得乎寇攘不禁則道路充斥賃劑不信則商旅留滯醞釀不善則人不樂酤滲漏不檢則利歸私室若是而欲榷酒征商之登羨可得乎若乃吏姦不枙文書不明人情不通法守不謹則又百弊之所由生難以歷數無政事而欲財用之足臣不敢信也臣觀比年監司之於郡守之

邑茍財賦倚辦其他率多闊略假借而又守令權任浸輕儻有奉公恤民之心則猾胥豪民之所不利多方中傷有不幸羅于罪者而含糊不斷以苟歲月類獲善罷吏相懲創務為茍簡趣辦之計但得官物不欠則慶以為職舉至於民事類不經意詞狀有彌旬而後受者追呼有累月而不到者獄訟版圖契券要會視為不急胥吏因緣為姦豪猾得志善良抑塞催科既急勾稽不明形勢鮮或誰何下户重併追擾户長破産代納數年未

免監繫雖財計目下取辦其於中產良民寖就朘削財用之源日以耗竭非所以仰承陛下愛恤斯民培植本根之意願降睿旨戒敕郡邑之吏使以政事理財用無以財用廢政事凡監司察舉守宰郡守察舉縣令並其政事修舉財用兼足者若專務趣辦緩於民事者毋得薦舉其刻剝偷惰取怨於民必加糾劾庶使守宰奉法循理兼盡撫字催科之能兩得保障繭絲之利不為小

補

歴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七十一